



心晴坊
女性新阅读

首席错爱

The One
We Loved
Wrong

结/局/篇

五桐
著

Author
WORKS



顶级化妆品配方之争
世家前尘恩怨落定

为爱出走的豪门继承人
VS 分手说爱她的前任
这一次，绝不爱错

还掉的债，重归的人，
比梦还不真实的美好。
时光无法回转，但对的人在身旁

小说阅读网
重磅推荐作者

五桐

千万点击率人气巨制

原名：《错嫁总裁》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首席错爱

The One
We Loved
Wrong

结局篇



五桐
著

WUYUE
WORKS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首席错爱. 结局篇 / 五桐著. — 哈尔滨 : 北方文艺出版社, 2014. 10
ISBN 978-7-5317-3349-2

I. ①首… II. ①五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237410号

首席错爱·结局篇

选题策划 / 石颖 唐婷

作者 / 五桐

责任编辑 / 王金秋 牟国煜

特约编辑 / 唐婷

封面设计 / 许静

封面绘图 / 璎珞

出版发行 / 北方文艺出版社

地址 / 黑龙江现代文化艺术产业园D栋526室

网址 / <http://www.bfwy.com>

邮编 / 150080

经销 / 新华书店

印刷 /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 / 710×1000mm 1/16

印张 / 21

字数 / 320千

版次 / 2014年12月第1版

印次 / 2014年12月第1次印刷

定价 / 28.00元

书号 / ISBN 978-7-5317-3349-2

心不动，人不妄动，不动则不伤。如心动则人妄动，会伤其身，痛至其骨。
原来，心痛就是心动的代价。



第1章 一步错，步步错.....001

第2章 爱情是最深的内心戏.....026

第3章 恨是场瘟疫.....083

第4章 此生只说一次的话.....107

第5章 需要的只是等待.....131

第6章 因为懂得，所以慈悲.....161

第7章 心不动，则不伤.....198

第8章 劫后余生.....222

第9章 该放下的执着.....250

第10章 迟来的亲情.....284

第11章 如果上天垂怜.....312

终章 犹记，那时明月在.....321

第1章

·
·
·
·

一步错，步步错

第二天，林悦尔起床时，只看到了伊藤，桌上早就摆好了早餐。

“夕岑呢？”她问。

“还在睡。”

两人吃着早餐。林悦尔突然说：“伊藤，你约下VIVI的张总吧。”

伊藤抬头，挑眉询问：“为什么？”

林悦尔缓缓扬起唇角：“一年前，有人曾经送我一份大礼，现在该是我还礼的时候了。”

伊藤看了看她，耸耸肩：“OK，没问题。”

休息两天，严晓君继续去公司上班。

虽然没能得到顾忘川一句慰问的话，但她是绝不会就此放手的，尤其是林悦尔出现了，她的目标太明显，就是想要替女儿报仇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她就更不可能将忘川让给她！

可刚走进研一部，她就被杨部长叫走了，说是她新研制的米粉香粉，VIVI昨天已经率先投入生产了，预计过不了多久就会上市，虽然不清楚他们的详细配方，不过他们的宣传理念，同样是可以吃的化妆品。

得知此消息的严晓君惊呼起身，对上杨部长怀疑的目光更是心惊：“部长，您在怀疑我吗？整个研究方案都是我做的，我怎么会出卖我自己的成果呢？”

杨部长没说话，拿起桌上一份牛皮纸袋里装的东西：“这是你的账户流水，昨天突然有人汇入了一大笔钱，你能解释一下这笔钱的由来吗？”

严晓君马上拿起来，看到这份复印件时，眼眸倏地瞪大：“这……”

此情此景，这么熟悉，依稀让她想起了什么。

不等杨部长再说什么，她冷笑着将手中的银行流水复印件给撕了个粉碎：“这也能叫

证据吗？部长，不管你信不信，这件事是有人在背后陷害我！”说完，拉开门就走出了研一部，直奔22层。

令她感到意外的是，顾忘川深知内情，却让她息事宁人，甚至提及了当时林悦尔被冤枉的事。严晓君冷笑着，苍白着脸：“你口口声声都是林悦尔，忘川，你难道忘了你对我说的誓言了吗？你说过你会永远地照顾我，就因为相信你，我不要名分，可是现在呢，你就这样实现你的诺言？”

顾忘川垂了下眸：“我以为那是爱，直到我遇到我的刻骨铭心，才发觉我错得有多离谱。”他又抬起眸，凝视住她，“晓君，我这条命是你父亲救的，我会铭记一生！对你也是一样，我会永远照顾你和麟儿，这就是我的承诺。”

严晓君冷冷地笑着：“可是你却不会再爱我，是吗？”

顾忘川抿紧了唇，没说话，算是默认。

严晓君勾起苍白的唇，溢出一个讽刺的笑，慢慢转身，离开了他的办公室。

顾忘川拧紧眉头，起身来到窗前，双手插在口袋里，眸光变得暗沉。

严晓君一直漫无目的地走出了公司，整个人就像失了魂一样，根本不敢去想没有顾忘川的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子。

走出大门，寒风刺骨，她却感觉不到凉意。这时，手机响了，持续地响着，直到她木然地接起。是保姆打来的：“严小姐，你快点回来吧，麟儿他……”

“香”的工作室内，伊藤从外面回来，脱下大衣：“搞定了。”

林悦尔从一堆表格中抬起头来，摘下戴在脸上的黑框眼镜，一笑：“我相信你的能力。”

“呵呵，别给我戴高帽，记得请我吃饭才行！”

林悦尔很爽快：“没问题。”

她手机响起，接起来，里面传来了一个低沉的声音：“小悦。”

听到这个声音，林悦尔脸上神情微变，目光也变得冷了：“顾总，找我有事吗？”

伊藤扬扬眉，知道电话是谁打来的，也不在屋子里碍眼了，起身就离开了。

顾忘川静默半晌才开口：“小悦，薄荷的事，责任全部在我，不管你是想怎样，我都会坦然接受……”顿了下，他说，“你放过晓君吧。”

林悦尔先是一怔，随即失笑：“顾忘川，你现在是在替严晓君来向我求情吗？”

“……是。”

林悦尔又笑了，可心却变得更加坚硬、冷酷。所谓悔恨及觉悟，不过就是装装样子罢了，在他心里永远都是严晓君最重要，那何必又来说爱上自己了呢？

她冷笑出声，握着电话，在办公室里来回踱了两步，不紧不慢地：“顾忘川，如果不放她呢？你会怎么样？因为她再来对付我？”

“不，不会！”他否定得很快，事到如今，他是无论如何都不会再伤害这个女人了。

林悦尔合了合眸，一笑：“那你就做好心理准备吧，我是绝不可能罢手的。哦对了，

还有你，顾忘川，我真的准备了好多惊喜给你呢，你可千万不能让我失望啊。”

说完，轻笑两声，直接挂断电话，可脸上的笑容却在那一刻消失。

当她被严晓君陷害时，他有让那个女人放手吗？不，他没有，不仅如此，他还处处护着她，让自己硬是背了个出卖公司的罪名。如今，他竟想要自己收手？

林悦尔讽刺地眯起眸，顾忘川，看来你对严晓君是真爱啊。

顾忘川挂上电话，心情久久无法平静，他有许多种办法可以逼得她收手，不管是针对GL还是针对严晓君，可是，他却不能那样做。他欠那个女人的。

他烦躁地站了起来，桌上电话又响了起来。眼眸眯了眯，他不耐烦地拿起来，里面传来严晓君的哭声：“忘川，你快回来……麟儿他……麟儿他出事了……”

下午，顾夕岑来到“香”的工作室，一进门就吸引了无数的眼光，办公间的女人们无不惊艳连连，他一身神秘微冷的气质，又显得格外的尊贵。直觉认为，这或许是某个要代言“香”的模特！

张佳佳一看偶像驾到，眼眸一亮，蝴蝶一样地飞了过去：“顾二少！”

“小悦呢？”他问。

“小悦姐在办公室呢！”

顾夕岑径直推开了办公室的门，林悦尔正跟杨柳通电话，看到顾夕岑，目光一滞，先是下意识地回避，然后示意他等一下。

顾夕岑坐到她正对面，含笑的眸始终望向她。

“杨柳，张总那边的事，就拜托你了……”杨柳现在在VIVI是张总的助理，这次的事也多亏了她。

林悦尔挂上电话，似乎微微调整了下心情，才回眸迎向他：“休息好了？”

顾夕岑点了点头，状似漫不经心地问：“怎么搞定VIVI张总的？通过杨柳？”

他知道这件事，林悦尔不觉得奇怪，毕竟守着伊藤，她对顾夕岑就没什么秘密可言。她如实回道：“张总那人，跟所有的生意人一样，只会看重利益，他没道理不接受我们的好意。所以，我又怎么会连累到杨柳呢？我刚才打电话，不过就是告诉她这件事，让她心里有个数。”

顾夕岑倒也没多问，不论她现在想做什么都有她的权利，只要她能开心就好。

“快要下班了，想吃点什么？”他随口问道。

“伊藤呢？叫他一起吧。”

顾夕岑眸光微敛，有几分意味深长：“他今晚肯定没空。”

“哦。”气氛一下子变得有些尴尬，林悦尔视线避开，没吭声。

昨晚，他的举动和他说的话明明白白地告诉她一个讯息，让她连装聋作哑的机会都没有。现在再面对他，她会一时不知所措，不知该怎样回应好了。

对于夕岑，林悦尔从未想过超越友谊之外的事情，她没那个时间，更没那个心思。失去女儿的痛和对顾忘川的恨已然占据她的全部，她做不到若无其事，更不可能在这个节骨眼

上去接受另一个男人的爱。

顾夕岑在她对面，将她脸上的不适都看在眼里，手指抚了抚光洁的下巴：“昨天……在我洗澡的时候好像有人进来过。”

林悦尔的脸腾地红起来，不自在地咳了两声，佯装不知这事：“是伊藤吧。”

顾夕岑并没否认：“是他叫醒我的没错。”随即笑了笑，“还好是他，要是换作你的话，我倒是会一定叫你负责的。”

林悦尔一怔，眼睛瞪大：“开……”

顾夕岑笑着接口：“呵呵，别担心，当然是开玩笑呢。”

一句话，倒让她滞住了。

顾夕岑微笑着起身：“走吧，带你去吃好吃的。”

林悦尔下意识地就想拒绝，他直接取来她的大衣，裹在她身上，又将围巾缠紧，顺便关电脑，一切完成之后，一笑：“可以走了。”

林悦尔站在旁边，无语地看着他，被他牵着就拖出了办公室。

顾夕岑毫不避讳地当着众人的面与她举止亲昵，相反，嘴角还隐约上翘起来。

员工私下都在议论林悦尔能找到这么帅这么有型的男朋友，她们简直都要羡慕死了。

听到四周的窃窃私语的议论，林悦尔的脸颊烫得厉害，她要想挣脱出他的大手，他却回过头来，用再清澈不过的目光望着她：“怎么了？”

那样的视线清雅干净，由不得你覆上任何的暧昧，他仿佛又变成了之前那个淡漠如初的男子，竟让林悦尔没办法将抗拒的话说出口。

见她不说话，他又是一笑，手握得更紧了：“饿了吧，那就快走吧。”

那熟稔的口吻、轻柔的语气，瞬间又征服了所有的姑娘们。完美无缺！

离开工作室时，外头又飘起了小雪花。

顾夕岑昂起头，望着拉开序幕的夜空，倏尔转过头看她：“每个人都会在某一个阶段，有属于那个时期的歌、书，或者是电影，只要听到和看到，就会不由自主地想起有关那个阶段的回忆。”说着，他勾起薄唇，将手掌心里快要融化的雪递到她面前，“这雪，就是属于此时此刻。”

林悦尔将目光凝向他的掌心，雪融化成雪水，温柔地安静地待在他的手掌上。

抬起眼眸，他只是静静地凝视着她，目光中充满包容：“小悦，我不会逼你做任何的决定，所以，你也不可以逃避我。知道吗？”

从昨天开始，林悦尔就还没有完全消化他带来的冲击，谁知，冲击却是一波又一波愈发地强烈了。她不知该怎样回答，他却早已给她找了不同的答案，那么对于她来说，也许沉默是最好的选择。抬头，同样望向天空，雪花飘荡，片片轻盈。不知不觉，她放松了精神，噙着一丝浅浅的微笑。

这雪，是属于此时此刻的。

顾夕岑开着车，将暖气开足，怕她会冷，又伸手过来握了握她的手，确定暖和一点

了，这才放心。

他看似自然的举动却让林悦尔有些不适应，悄然将手放到大衣的口袋里，抿着唇，也不知这会儿该说些什么才不至于太尴尬。

这时，顾夕岑的手机响了。

他接起来，是飞机头打来的：“你倒是消息灵通，我刚回来你就知道了。”

飞机头也没客套，径直说道：“夕岑，有个消息我要告诉你。”

顾夕岑听到飞机头的话，眉头一下子拢了起来：“你确定？”

“嗯，”飞机头顿了下，说，“自从一年前那女娃的事之后，我就挺恨这种事的，所以，也让兄弟们都留意着点，有什么风吹草动我会马上知道。所以，才刚有人放出要找肾源的消息，我就已经收到了。”

顾夕岑沉着声音应着：“我知道了。”挂上电话，他的神情一直都有些凝重。

林悦尔侧头看看他：“怎么了？”

他轻轻摇头：“没事。”这种事他暂时还不想她知道，依他对这女人的了解，她会心痛大于复仇的快感。毕竟……那是薄荷唯一留在这世上的东西了。

顾夕岑不想说的事，无论怎样都不会开口，林悦尔只当是他的隐私，也不再追问。

就这样，两人一路上都在沉默着。

吃罢晚餐，顾夕岑先开车把林悦尔送回了清河湾：“我还有点事，你先回去吧。”

林悦尔点头：“嗯，早点回家吧。”

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却令顾夕岑目光闪烁几下，随即，温和地勾起唇瓣：“知道了。”

直到目送她走进小区，顾夕岑才将车子开走。

顾夕岑回到了顾家，花姨有一年没有见到他了，十分高兴。忙前忙后，又是沏茶切水果，又要准备晚餐，被顾夕岑给拦下了：“花姨，别忙了，我是来找大哥的。”

“大少爷？”花姨跟他坐在了客厅里，然后说，“二少爷，你这次回来可要帮帮你大哥的忙啊，大少爷最近也不知道是怎么了，好像有心事。”花姨想起什么似的，又说，“哦对了，他跟那个叫什么严晓君的女人已经分开了！但那女人的儿子……”

花姨顿了顿，叹息一声：“怎么说也是大少爷的孩子，真要是不管，他也不会忍心的。那女人犯的错，总不能怪到孩子头上吧？哎，也怪可怜的。”

顾夕岑只是安静地听着，什么也没说。

“二少爷，你有大少奶奶的消息吗？”花姨试探地问。

顾夕岑沉默片刻，说：“她一直跟我在一起。”

花姨一滞，虽然她也猜到了是这么一回事，可听二少爷亲口承认，还是有些冲击。她斟酌半晌才开口：“俗话说，宁拆十座庙，也不拆一桩婚。这夫妻啊，还是原配的好，我也明白，薄荷的事大少奶奶一直都放不下，可都是当爹妈的，大少爷这心里也好不到哪里去。他们都是心里有疙瘩的人，这伤也是需要一点点愈合的。解铃还须系铃人，让他们给彼此一个机会吧。”

抬起头看向他，花姨语重心长地说：“二少爷，你就真的能为了她连大少爷和老爷都

不顾了吗？”

听罢花姨一番肺腑之言，顾夕岑只是垂着眸，表情没有丝毫的起伏，淡然道：“花姨，无论到了什么时候，他都是我最敬重的大哥，也是我在这世上最重要的亲人。可这与小悦无关，我不会因为她做出任何的改变，同样，我也不会因为大哥而改变我对她的决定。”

花姨滞了滞，她是了解二少爷脾气的人，毕竟从小看着他长大，深知他既已这么说，她说再多也是没用。所以也只是无奈地叹了口气：“二少爷，这件事还是不要让老爷知道的好，他是好面子的人，你们父亲的事对他打击很大，他是容不得一点家丑的。”

顾夕岑却淡淡回道：“我不为任何人而活，也不会背负别人的罪。”

花姨一听，知道他是铁了心，也不再说什么了。

顾忘川回来的时候，已是深夜。

看到一直等在那里的顾夕岑，他微微吃了一惊，然后走过来沉着声音问：“夕岑，什么时候回来的？”

“没多久。”顾夕岑目光平静地望着他，缓缓开口，“花姨说你最近很忙。”

顾忘川坐到他对面，英气逼人的面容上覆着沉重的疲惫，他避重就轻：“还好，都是公司的事。”

顾夕岑微扯唇角，轻声说：“公司的事，我相信哥会处理好的。”

顾忘川深深地看了他一眼，自然也清楚他回家绝不只是随便聊几句这么简单。他垂了垂眼眸：“‘香’是你投资的吧。”

顾夕岑点了点头，一笑：“作为生意人来说，投资在她身上，不会亏本。”

顾忘川意味不明地扬起一侧唇：“是啊，她有这方面的才能，也算你有眼光。”抬起眸，眸中一抹犀利乍现，凝视着他，“这一年，你倒是把她照顾得很好。”

听出他的弦外之音，顾夕岑仍然轻笑，目光坦然：“哥，我信守了对你的承诺。”

“哦？”顾忘川挑挑眉梢，慢条斯理地说，“可我昨晚看到的却不是这样。”

顾夕岑合了下眼眸，神情一丝恍然：“你昨晚去清河湾了？”

“我不该去吗？”顾忘川在压着火，如果坐在这儿的不是他唯一的弟弟，他才不会这样心平气和地跟他谈。可就因为这个人弟弟，他也心痛得厉害。

“哥，”顾夕岑安静地望着他，“那一年之约，我遵守了。但这之后，我不会再对你许下任何的承诺。”

顾忘川眯紧眼眸，坐在他对面，全身的戾气蓄势勃发。除了愤怒，更有一种被最亲的人背叛的痛。这是他最重视的弟弟！

“夕岑，如果今天换作是另一个人来跟我说这番话，你知道他的下场是什么吗？”

顾夕岑目光垂落，轻声说：“哥，我喜欢她。”

顾忘川胸口剧烈地起伏，倏地站起来，一把揪住他的衣襟：“你再说一遍！”

他抬眸：“我喜欢她。”

“你——”顾忘川猛地抬起拳头，却在落下时顿住，眸色变幻着，最后被一片失望所取代。松开了手，将顾夕岑推了过去，他则走到客厅中央，捏紧了双拳，背对着他，似在竭尽

全力地控制情绪。

“夕岑，你确定要跟我争吗？”

“哥，如果你没有伤她，恐怕就不会有我今天的机会。”顾夕岑深知这样的话会伤到他哥，可是只要是做过的事，就要有勇气承担后果，他不说，不代表可以粉饰太平。

连续做了几个深呼吸，顾忘川慢慢转过了身，神情又恢复至沉稳，微微透着寒意，他慢慢点了下头：“好，我明白了。但是我不会因为你是我弟弟就将她让给你。”

他只是接收到了这个讯息，剩下的，他会全力以赴。

“我知道。”顾夕岑仍是平和地坐在那里，说，“我知道她心里一直都有你，否则，她也不会这样恨。在这整整一年的时间，不管是爱还是恨，至少她心里的这个没有变。”抬起一双沉静安然的眸，凝向顾忘川，“哥，我只想要好好保护她，不让她再流一滴泪。看到她哭，我会很难过，比她还要难过……我没有要跟你争的意思，但我就是做不到放手。”

顾忘川眯起的眸复杂不已，他能说什么？命令弟弟不要动心？良久，他垂下了头：“为什么，那个人要是你？”

“是啊，我也曾经问过自己，”顾夕岑无奈失笑，“后来我想明白了，是谁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我仍会继续喜欢，那就够了。”

半晌，顾忘川轻嘲地勾起唇角：“我不会输给你的。”

说出想说的话，顾夕岑从未有过的轻松。他很重视与大哥的亲情，他要明明白白地告诉他自己的想法，就算他会生气、会憎恨，甚至断绝与他的手足之情，他都认了。

因为，这是他要承受的结果。

“时间不早了，你回去休息吧。”顾忘川说得有些生硬，转身就要走，顾夕岑却叫住了。

“麟儿……是不是出事了？”

顾忘川身形一震，转过身，蹙起眉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随即，他又马上问，“小悦知道吗？”

顾夕岑摇头：“她还什么都不知道。”

顾忘川沉默半晌才出声：“麟儿体内的移植肾有萎缩的迹象。恐怕……需要再做一次移植手术。”

这与顾夕岑的猜测一样，他神情凝重，抿着唇说：“你打算怎么办？”

“还能怎样？去找肾源，想办法救麟儿。”话落，顾忘川苦笑着，“花姨说得没错，做出那样的事是会遭报应的。薄荷……薄荷她一定很恨我，恨我这个残忍的父亲吧。”

看到大哥痛苦的模样，顾夕岑的心也变得沉重起来：“哥，我们一起想办法吧，会找到肾源的。”

顾忘川看向他：“不要让小悦知道。”

顾夕岑应了一声：“我明白。”

米莎因为家人身体健康的原因回国后，“香”的挂名老板就变成了伊藤。虽然实则是林悦

尔，不过她只负责做香粉研究，对经营生意是一窍不通，所以，真正监管生意的还是伊藤。

他将顾忘川的计划看了一遍，认为可行性极高，规避了“香”的所有风险，可以说是百利而无一害，他没有道理不执行。另外，有关进驻商场设专柜的事，也着手办得差不多了，用不了一个月，“香”就会在E市站稳脚跟，将这里视为“香”在国内的总部，接下来就是扩大经营规模。作为合作伙伴的GL，将是责无旁贷地提供帮助。

这也是伊藤最初的设想，他认为，单纯报复顾忘川，不如拥有与之相抗衡的实力。而利用顾忘川的帮助，那更是捷径了。同时，他也有一个私心，想让林悦尔通过这种一步步创业的方式来减轻仇恨的情绪。

毕竟，恨一个人也需要付出心力的，在他看来，当真得不偿失。尤其是她身边还有一个默默守护着她的顾夕岑，身为他的好友，这点忙是一定要帮的。

中午的时候，林悦尔接到杨柳的电话，张总想请她和伊藤吃饭。

伊藤有个重要的客户要见，没空过去，林悦尔因为VIVI香粉的事件，表面上看是欠了张总一份人情，故此便答应下来。

赶到约会地点，张总和杨柳已经等在了那里。

太久没见，杨柳顾不得老总在，和林悦尔叙了好一会儿旧。

正要点餐，顾忘川却突然出现了。

林悦尔惊诧过后，面容微微冷了：“张总，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张总讪笑两声：“林小姐，你别多想，就是一起吃顿饭嘛。而且，之前有些误会咱们也要解开不是？”

林悦尔将眉拧紧，心知张总绝不是省油的灯，他多半不会像之前协商的那样，冒着得罪GL的危险。所以，这顿饭八成是用来跟顾忘川讲和的，怕自己没有说服力，就拉着她一起，反正“香”跟GL已经是合作伙伴，他料定顾忘川不会不给她面子的。

看来，杨柳在电话里提醒得没错，这人就是一只老狐狸！

顾忘川径直走过来，坐到了林悦尔对面，朝张总略一颌首，视线便定定地落在她身上。

张总笑着说了几句，无非就是解释下VIVI新品的事情，顾忘川始终都是静默不语，布着血丝的眸看上去没有休息好，脸颊上也覆着深深的疲倦感，不过那双眸仍是深刻犀利，在他的注视下，会让人有种无处遁形的危机意识。

林悦尔不动声色，张总讲话的时候，只是在静静聆听，偶尔会跟杨柳交流几句，其余的时候完全当顾忘川是个隐形人。

感觉到气氛有些尴尬，张总也不再多说，餐上齐之后，就跟顾忘川聊了些生意上的事，之后，他似乎也觉得今天中午这个决定有些唐突了，没想到这两个人完全不配合，索性找了个借口，结完账之后就离开了。

杨柳虽然很不待见顾忘川，但她作为外人，也先行离开了。

林悦尔可以在办公室里坦然面对顾忘川，与他周旋，但是在这种比较舒适的场合下，

她就浑身不舒服，起身拿起外套的包包，瞥他一眼，冷声说：“今天这顿饭是张总的意，不代表我就要为别人犯的错背黑锅。”事出严晓君，关她什么事啊？随即，又微冷地扬起唇，“而且，你不是很擅长处理这种事吗？”

顾忘川垂眸，也站起了身：“一起走吧。”

“不必了，你回GL，我回公司，不顺路。”

她往外走，顾忘川却跟了出来，执意道：“我送你。”

林悦尔充耳不闻，顺着来时的路往前走，准备到下一个路口打车。

顾忘川抿着薄薄的唇，一直跟在她身后。

两人这样一前一后地走着，并没有交流，林悦尔站在路边等出租车。

停下一辆车，林悦尔刚拉开车门，顾忘川就将她扯住了，关上车门后示意司机离开。

林悦尔有些恼怒，回过身来瞪他一眼：“顾忘川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顾忘川将她扯回到路边，避开汹涌车流，视线凝住她，做了个深呼吸，说：“最后再给我一次机会行吗？”

林悦尔想要大声笑，盯着他，仿佛不认识这个人：“顾忘川，你脑袋坏掉了吧？”

“是！是坏掉了！而且是无药可救的地步！”他深深地凝视住她，也不管是不是人来人往的大街上，一字一句地说，“小悦，从你离开之后，我没有一天不在想你！我知道薄荷已经不在，我说再多的后悔都没有用！那好，我不再说，我只想一心对你好！只要我还能在这世上活一天，我就会永远地保护你，爱你，直到抹平你心里的伤痕。”

不得不承认，他这番告白的确说得精彩，林悦尔真的好想为他鼓掌。只可惜，今时今日，悔之晚矣。

她讽刺地勾起唇角，伸手拍了拍胸口：“这里的伤永远都抹不平的，就算能抹平，也永远不可能是你。”

顾忘川咬着牙，眼眸似在充血，红得瘆人：“那是谁？夕岑吗？”

林悦尔皱紧了眉，紧紧盯住他：“你能想到的就是这个？”

“如果不喜欢他，为什么不离他远一点？”顾忘川深沉地问。

林悦尔抿了抿红唇，一下子又笑了：“你怎么知道我不喜欢？”

顾忘川一滞：“你……你说什么？”

“呵呵，我说什么你听得到，”她上前一步，手指戳向他的胸口，“我在想的，也正是你心里所猜。”

顾忘川眼眸一点点瞪大，胸口突然被堵得厉害：“你……喜欢夕岑？”

林悦尔冷冷一笑：“就算是，那也是我的事。”

转过身，直接来到路边，招手拦下一辆出租，头也不回地坐进去，车子在他面前扬长而去。

顾忘川站在原地一动不动，脸色一下子沉得厉害。

他捏紧双拳，低下头，全身紧绷得厉害，有种想要爆发却又找不到发泄口的愤怒。明明近在咫尺，可当他伸出手时，却又那么的遥不可及。为什么那个人要是夕岑？！

手机响起，他看了一眼，眉头登时拧得更紧了。电话那头，是严晓君哭得沙哑的声音，让他去医院陪他们母子俩。

挂上电话，他深吸一口气，抬起头望向天空，眸色纠结得好似一团乱麻。

他顺风顺水惯了，哪怕是父亲离开，也不曾有过这种身不由己、无奈无力却又随时都会崩溃的处境。他越是想要抓紧林悦尔，就越会无能为力，偏偏让他想要拒绝都困难！

他真的不知道自己会撑到几时。难道，这就是他兼顾所谓责任的代价吗？

顾忘川去医院看望麟儿时，他睡着了，趴在床上，可爱得像只无尾熊。

他对麟儿的情感很复杂，自从薄荷出事后，他去看他的次数屈指可数。不是不挂念，也不是不疼爱，只是……他无法面对。

只要看到他，就会想到他身上背负着的代价。

严晓君哭红了双眼，她拧着眉，望着病床上的儿子，又看了看顾忘川，想说什么，欲言又止。刚才医生已经告知了她，麟儿的情况很不好，需要再次移植。但这么小的孩子，这种第二次肾移植手术，成功几率和远期效果都会不尽如人意。移植后的异体肾脏抗原会刺激身体产生抗体，多次移植会改变抗体种类，会影响到之后的配型难度。同时，医生也说过，最好是在兄弟姐妹间做移植手术，会降低些风险。

她已无法再生育，上哪里给麟儿找个兄弟姐妹啊？她甩了甩头，不愿再多想，宁愿寄希望于等待适合的肾源，也不能容忍让顾忘川再跟另一个女人生出一个孩子！

顾忘川离开医院，又回到公司，忙到很晚才回顾家。

VIVI的事被顾长天知道了，顾忘川一到家，就被爷爷略带嘲讽地质问。

身边接二连三地出事，他已是身心俱疲，懒得再与爷爷周旋了，赢了又能怎样？证明他比父亲强吗？不，父亲只是抛弃了他们，而他，却害死了自己的女儿。

他随意的态度让顾长天很不高兴，他沉着脸说：“这件事我要问责！绝不能姑息出卖公司的人！”

顾忘川扬起眉，淡淡地看着爷爷：“好，那就由爷爷来处理吧。”

顾长天怔了下，没想到他的反应竟然这么痛快，隐约还有丝消极。见忘川要上楼，他有几分愠怒：“站住！你这是什么态度？”

顾忘川收住脚步，转过头：“爷爷，你想怎样就怎样吧，还需要我的态度干吗？”

顾长天被他气得不轻，沉着的声音里有丝威胁的意味：“那我就开除那个女人了！”

顾忘川一转身：“您请随意。”

顾长天愣住了，叫来花姨想问明情况，花姨这才说他和严晓君一年多没来往了。

顾长天点了点头，那孙子刚才的反应不奇怪了。虽说孙子脱离自己掌握的感觉有点让他不舒服，不过，只要不跟那个女人有牵扯，倒是好事。

果不其然，第二天顾长天去公司直接勒令辞退严晓君。而顾忘川自始至终没有发表任

何的意见。

在办公室时，顾长天看了他一眼：“我知道你心里多少会有些不舒服，不过，爷爷也是为了你好。既然跟她没关系了，何必还要留在公司里呢？”

“她留在公司，是自己的实力争取来的，与我跟她是什么关系无关。”顾忘川态度微冷。

“哼，她的实力？她有小悦强吗？”顾长天说着就狠狠瞪了他一眼，“你别以为我不知道‘香’就是小悦的品牌！”

顾忘川仅是抬眸，依旧没有过多的反应。林悦尔出入GL这么多次，公司里尽是爷爷的眼线，想不知道都难。

说到这儿，顾长天就来气：“当初要你对人家好点你不听，现在好了，人家都有能耐创立自己的品牌了！不过就是一百万的注册资金，现如今居然可以跟LADY的明星产品相抗衡了，你早就应该清楚她的实力！我做这个行业这么久，还没有看到哪个人在这方面像小悦这么有天赋！第一次去她的学校看她做实验时我就知道，我的宝是押对了！当初我让你娶她，就是想她能够帮助你帮助公司，你可好，在外头养女人，还生了孩子？！”

若换作以往，顾忘川才不会肯听爷爷的训话，但是此刻，他却安静得很，安静到让顾长天都觉得有点不对劲了。

他坐在椅子上，眸光深沉着，慢慢地才开口：“麟儿病了。”

顾长天拢紧了眉，他自然知道麟儿是他的重孙，不过，他到现在都不曾见过一眼。

顾忘川淡淡地说：“移植的肾开始萎缩，需要再次做移植。”说完，他自嘲地一笑，抬头看向爷爷，“爷爷，你说得没错，这就是我不懂得珍惜的下场。”

顾长天一下子沉默了，他很清楚这件事对孙子的打击会有多大，他倒宁愿他能像以前那样狂妄地顶撞自己，也不愿意看到他现在这样。

有关麟儿的事顾长天没有多说，而是语气平和地问：“既然小悦已经回来了，你是不是应该去把她接回来了呢？”

顾忘川连眉头都没抬，沉着声音说：“她现在不会原谅我的。”

“她恨倒也是正常的，不过女人嘛，只要你多花些力气去哄哄她，跟她赔个不是，终究也是会心软的。”顾长天说着，又警告似的瞪他一眼，“这次可不许你再出岔子了！你要明白，小悦已今非昔比，她的‘香’可是有好多人盯着呢！别以为你跟她签了合同就没事了，你知不知道她为什么要选你？就是想把你当成冤大头！”

顾忘川微微蹙起了眉，对爷爷的话甚是反感。

他站了起来，双手抄在口袋里，口吻略有一丝寒意：“爷爷，小悦是小悦，我不会把她跟生意混为一谈，更不会把她当作是公司盈利的工具！其他的事我不在乎，但是小悦的事，我希望您不要插手。”说完，转身就走出了办公室。

顾长天不满地盯着他的背影，虽然乐见孙子能收回心放到小悦身上，可是，用情太深却也是个问题，很容易会感情用事，尤其是小悦的目的那么明显。

顾长天心思烦乱，思忖再三，他决定亲自去跟小悦谈一谈。不管怎么说，那丫头也许

会卖他一个面子吧。

“香”又成功在一家市场设立专柜，虽然与GL是合作，以柜中柜的模式合并经营，但仍是吸引了许多慕名而来的消费者，火热程度丝毫不逊色于GL的LADY，这让“香”的员工们十分振奋。下午的时候，吵着要林悦尔请下午茶，林悦尔倒也大方，叫了外卖。

放松之余，开始有姑娘们八卦她的感情史，先是问了GL的顾忘川为什么会送花过来，接着又开始八卦那个一出现就惊艳众人的顾夕岑。见林悦尔在提到顾忘川时脸色不是很好，她们不约而同地猜顾夕岑才是真命天子。

林悦尔只是笑了笑，并未解释太多。有些事她心里清楚就好，没必要向别人说明。

姑娘们的好奇心很强大，直把办公间吵得十分热闹，林悦尔本来还想要装聋作哑，吃一块蛋糕后就回办公室，可眼下却走不了了。她好笑地看着她们，刚要说话，只听到姑娘们一声“哇——”。

随即，是一个略低的磁性嗓音：“好像有人在说我。”接着，林悦尔的肩头就被人揽住了。

她一扭头，正对上顾夕岑略有些得意的眸，似乎很满意听到有人在背后八卦他。

顿时，办公间炸开了锅，全都围着两人起哄，林悦尔只觉得头痛了，顾夕岑难得地对外人露出微笑，在被狂轰滥炸的逼问过，才不紧不慢地说：“答案有时候不需要别人给。”顿了下，眉梢轻挑，“就是你们想的那样。”

“啊！”大家一阵惊呼，林悦尔也是半张着嘴巴，不敢相信地瞪着他：“夕岑，你在说什么？！”

顾夕岑一笑，揽着她就往办公室走：“我有说错什么吗？”

“你……”何止说错了，简直是太错特错！可对上他那清澈的眸、无辜的脸，林悦尔发现，她在他面前似乎越来越无力了。

顾夕岑就像蛰伏已久的老辣猎手，要么不出击，要么一招毙命，连让人设防的机会都没有。

刚走进办公室，林悦尔就转过身，明显的不高兴：“夕岑，我不喜欢你乱讲话。”

顾夕岑仍是微笑着，逼上一步，距离她很近，高出她二十几公分的身高似君王睥睨，却又温柔异样，但仍是会带给她一股莫名的压力。

“我是那样想的，当然是实话实说了。”他毫不掩饰对她的想法，连目光都有种震撼人心的魔力。

林悦尔心中警铃大作，似乎不想他说出下面的话，连忙转过身：“算了，我当你是开玩笑，但我不想有下次了。”

顾夕岑轻笑出声，绕到她身前，并不打算让她逃避一样，盯着她略有闪躲的眸：“如果你再继续认为是玩笑，我不介意把它坐实。”

林悦尔像受到了惊吓一样：“夕岑！”

他又笑了，双手按在她的肩上，低下头，目光与她平视着：“你要是再不能适应，那